

五十岁对我所研究之事，十分好奇，枕之卧之，念兹在兹

出走的五十岁

□黄仕忠



□陈子善

钱歌川此举，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爱伦·坡作品中译的空白

钱歌川译爱伦·坡

虽然只活了短短四十岁，美国作家爱伦·坡(Edgar Allan Poe,1809-1849)在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深远。

他被誉为世界侦探小说之父、推理小说鼻祖和科幻小说开山。连香港和内地不久前隆重纪念百岁生日的金庸大侠，也曾受到爱伦·坡的启发，他的小说《连城诀》中“砌墙”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，就借鉴了爱伦·坡的代表作《黑猫》。

然而，我们对爱伦·坡作品的翻译，却不如人意。1918年1月，中华书局出版了天虚生(陈蝶仙)等翻译的《杜宾侦探案》。1949年3月，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同时出版《爱伦坡故事集》和他的长篇《海上历险记》，译者均为焦菊隐。在现代文学三十余年时间里，已知的爱伦·坡中译本，就这区区两三种。

近日得到一种未被著录的爱伦·坡中译本，即钱歌川译注的《黑猫》，1935年3月中华书局初版，我所得为1940年7月再版本，列为中华“英汉对照文学丛书”之一。这本英汉对照本为32开横排，平装，左页英文原文，右页中文译文和译者注，共收《红死之假面》《黑猫》《椭圆形的肖像》三篇短篇，以最有名的《黑猫》作为书名。译文前又有《爱伦坡肖像》《译者的话》和《爱伦坡评传》。一册在手，对爱伦·坡其人其文，就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，堪称“一本研究Poe的人门书”(钱歌川语)。

钱歌川(1903-1990)是现代著名散文家、翻译家和翻译学家。当时与中华书局有不少合作，还担任了综合性半月刊《新中华》的主编。据他的《译者的话》落款，这本《黑猫》他早在“一九二九年二月”就译出了，隔了六年才问世，可见出版并不容易。《译者的话》言简意赅，证明钱歌川对爱

谈到文学，他完全没有了谦恭礼让的态度，不断地使用“冒犯”这个词

“大哥”邓一光

□厚圃

十五年前，我与邓一光大哥初次见面，那时他已驰誉文坛。我称呼他老师，他认真地说：“我没教过你什么，怎能当你的老师？”我便喊他“大哥”，倒也亲切自然。

大哥南下深圳，是为了给患心脏病的母亲选择一处气候和暖、空气湿润的地方，没想到日久月深，这座山海之城竟成了他的长居之所，也成了他纸上的家园。大哥身材高大，衣着休闲随意，夏天爱穿短袖圆领T恤，秋天时多穿一件格子衬衫，下身是牛仔褲，步履稳健，眼睛细长有神，刚一接触，给人印象略略有些严肃，不易亲近，这不仅由于他说话干脆，从不轻易附和别人，还因其举止沉稳，一派前辈风范。相处久了才知道，也许成名较早，也许少年老成，又或者兼而有之，他在三十几岁时就被同行冠以“邓老”的称谓。

大哥平时话不多，只有聊到文学时才高谈不倦。他的声音并不大，慢条斯理，自带节奏，其渊博的学识，缜密的分析力，还有独到的见解，令人折服。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聆听，坦诚和包容，如吸石一般牢牢地吸引着这些热爱文学的人。

认识大哥之后，我在深圳的文学活动和有了许多交集。2011年7月的一天，深圳市文联组织我们一帮作家参加“香港青年”中途还安排深港两地青年作家交流创作心得。大哥把我们叫到一边，说青年人要生猛，敢于质疑，敢于发出独特的声音。谈到文学，他完全没有了谦恭礼让的态度，不断地使用“冒犯”这个词，说他们年轻时，常有意去冒犯文坛的陈规，冒犯权威，不破不立嘛。他像个教练员坐在会议室后头，给我们打气助威。次年10月，市里又组

再三央求，愿独自睡于箱内。自五十岁来我家，钻箱子、袋子，便成其专利。内子次日出差，收拾行李箱，箱盖尚且虚掩。晚上遍寻五十岁不得。各室呼唤，方闻有细细声音传来，原来它钻进箱子，躲起猫猫来了。甚至装物的纸袋，它也钻进去把自己裹起来，感觉颇美。

再之后，室小人挤，五十岁便向往外面的世界。初时只在门边探头探脑。有一次，我回家时门没关严，五十岁探出脑袋往外瞄了一眼，就嗖地冲出去了。我四处搜寻，一无所获。直到第三天，再往各楼层呼唤它时，才听到它细细的回应。原来它下了几层楼，躲在楼道间电话线转接箱的背后，被拎出来时，仍似心有不甘。

最后这次，因友人来取物，门未关严，不知何时，五十岁溜出门去。全家一层层寻找，呼唤多日，再没有听到它的声音。

自那以后，我们多年不再养猫。好几次在校园中遇到流浪猫，有外形颇似五十岁者，走近看，却是失望。我想，以五十岁的智慧，它应当一切安好也。

安博士最近做了历史系主任，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他五十岁在我家的故事，毕竟已成历史了。五十岁已经开启新的行程，探寻未知的世界去了。



火红的春天(中国画)

□戚锋宇

水，谓人有趋吉避凶之本能，而我家阳台西端，与“文昌”无涉；餐厅稍好，故我喜移之，实因本却并不害怕等等，也不搭理。这毛团占住沙发一端，两眼冷冷地盯着我，我转了转黑白分明的眼珠，见其不理，只好讪讪地挪到另一端去了。通常它们各占一端，地盘分明，有时相互搏斗前臂，作互搏之状，却并不真的交锋。更多的时候，它们紧挨着一起睡觉，十分友好。待五十岁长大后，它们仍是如此。

五十岁来我家后，自认是家中皇帝，每天都要巡视领地，走遍每个角落。尤其是高处，如柜子顶端，门框上方，门框方格，一经过。或顺溜而上，或纵身一跃，蹲踞于最高点，一双利眼，审视四方。

那时付兄赠我新著，阅过顺手置于桌上，五十岁酣睡于旁，我信手用手机摄得一幅，正是“梦里新月”。

彼时我也曾因东渡访曲，进而留意日本学人治曲之始，发现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戏曲研究，其实始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，连今日“戏曲”之概念，也源于日本。王国维正是受其日本老师的影响，以西方文学为借鉴，痛感戏曲为吾国文学之“最不振者”，遂思有以振之。而究其原初，自“明治维新”相关。偶观照片，五十岁卧于此书之上，其魂梦或穿越百五十余年，而沉思西学何以东渐乎？

可见五十岁对我所研究之事，十分好奇，枕之卧之，念兹在兹。而好奇，自是其本能也。

犬子数岁时，最喜钻箱子。家中购得冰箱、彩电，有拆下之纸箱，晚间便不欲与我们相挤，

探访阿根廷『全球最美书店』

□阙维杭(美国)

告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当天，趁着还有大半天闲暇时间，我从下榻的旅舍出发，再次穿过城市地标方尖碑及世界最宽马路“七月九日大道”，转到闹市区繁华的Santa Fe大街，不一会就抵达一处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楼宇门前，正是我慕名前来探访的El Ateneo(雅典娜书店)书店。

踏进书店大门，迎面可见粉黛色的鲜花花环拱卫着的书摊，里面却是别有洞天的惊艳。不远处，可见深红色丝绒幕幔垂挂的大舞台，两侧是环状的多层包厢、看台，现在开辟为不同的书架区，抬头便见恢宏的穹顶、精致的雕饰、大理石廊柱……这分明就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剧院！

诗意的表达，营造出一派沈从文式的理想世界

沅陵散记

□刘晓莉

所以又称辰州。

1917年-1956年的四十年间，沈从文先生先后十余次回到沅陵。1933年，为了把母亲接到沅陵来住，他和大哥沈云麓在沅陵修建了亦洋亦古的住房，取名“芸庐”。这是大哥云麓的别号，亦有芸芸众生此大庐之意，蕴含一介草民陋居之所的意思；还有一说，芸是芸香草，散发出独特的香味，往往放在书中驱虫，古人把藏书的地方称作芸台、芸阁。沈从文把沅陵当作他的第二故乡。他的兄、弟、姐、妹，都在沅陵的芸庐住过。不过那座沈先生用美妙笔触描述过的老楼已不复存在，如今矗立的是一座新建的宅院。

在十余次的往返沅陵途中，沈从文笔下最不吝赞美的还是沅陵的山

免费的医疗服务，病患必须让渡一部分个人权益，这对于中国移民来说，有一个适应医疗文化差异的过程

医疗之痛与文化差异

□安静(奥地利)

近日，一篇加拿大华裔移民写的《我妻之死》燃爆全网，引发人们对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关注和思考。作者详细记录了妻子发病到去世的全过程，对加拿大医生治疗方案的选择、医疗体制对危重病人的处理方式提出疑问，认为加拿大医疗系统存在的诸如医疗诊断延迟、治疗方案缺乏家属参与、病历资料获取困难、医疗体系的低效等问题，加速了其妻的死亡进程。

作为局外人，我无法确切了解所有详情，却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感同身受。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奥地利医疗事故的报道，瑟瑟发抖。2021年，上奥地利州某医院为一位82岁的老爷爷做了截肢手术，两天后换带时，却发现锯错了腿。患者接受了心理援助，剩下的那条腿也得按原计划切除。主刀医生承认在手术计划阶段，没有再次复核病历资料，手术前标记了错误的腿，但辩称这是一个“简单的疏忽”。麻醉师作为一个证人，也承认在错误的腿上放置了静脉通道和神经导管。辩护律师强调，这个“可怕的错误”并不仅仅由于个人的失误，而是因为医院的控制系统没有正常工作，在“团队暂停”期间，没有对标记进行最终确认。

这个事故中，虽然每个环节都出问题，但最后，只有外科医生被判严重过失罪，罚款2700欧元，其中一半是强制执行，事后她还跳槽到其他医院继续行医。可怜的老爷爷，在开庭前就不幸身亡，家属仅判得5000欧元赔偿。如此轻的惩罚，如何能“杀一儆百”？我也多次遇到被误诊、被延误的情况，但多次受到优厚善待，可谓忧喜参半。有次摔倒，右肩韧带受伤，一位印裔医生在诊断书上写成左肩。又一次因甲状腺多发性结节，预约超声波检查，花了一年时间。如果你没有特地向医生讨要，经常拿不到病历和诊断书，感觉很不规范。十年前，我胸椎后背肌肉不慎拉伤，看过大大小小诊所医院，奥地利医生几乎束手无策，告诉我，你还是回中国吧，治疗跌打损伤方面，中国人世界第一。

与此同时，奥地利医疗体系也显示了高度的人道主义关怀：多次送我免费到高级的疗养胜地疗养，这是茜茜公主每年必去打卡的地方；我可以用低廉的医保价买到昂贵的德国产的生物制剂，这种进口药当时在国内，每个月就要2万元人民币。

用生物制剂几年后，我突然得了过敏性鼻炎和哮喘。回国CT检查，肺部有个1cm的磨玻璃结节，过几年复查，国内医生诊断，已成肺腺癌，而奥国医生却认为根本不是。我只好飞回国内手术，术中发现，除了之前CT显示的一个原位肺腺癌，还有另一个隐藏的、CT没有拍出来的微浸润肺腺癌——它由原位癌发展而来，如果再拖上一个月，有可能穿透基底膜，使癌细胞扩散转移……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算不算医疗事故呢？奥国人生性平和，医患关系很好，很少有人投诉。我先生购买的医保，可以覆盖全家，但他每个月将近一半的收入，要用于纳税和保险。奥地利的医疗体系与加拿大有很多相似之处，都提供全民医保；都有私人医疗服务，但大多数居民依赖公共医疗保险。这种高税收高福利分配和等待时间的挑战，通常需要家庭医生转诊才能看专科医生，以控制成本和提高使用率。免费的医疗服务，病患必须让渡一部分个人权益，这对于中国移民来说，有一个适应医疗文化差异的过程。

医疗之痛，各国都有。西方免费医疗的优点，让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，可以托底重病，使病人不至于因病返贫。那么，如何规避医疗效率低下、庸医较多的弊病呢？某位资深人士的建议是：参照国内经验，每年一次深度体检、胸肺CT检查、肝肾B超、心脏彩超、女性妇检和乳腺钼靶，必不可少；除了购买强制性医疗保险外，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补充私人商业保险；出现急症，争取免急诊，或花钱请私人医生。毕竟，免费的、便宜的，也许是代价更大的。生命，难道不是最可宝贵的吗！

确乎更愿意回归传统的慰藉：读书，历经变乱，阿根廷人随遇而安，他们